

#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 见闻录》所见准噶尔 社会与文化\*

沈雪晨

**【摘要】**《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系伊·温科夫斯基奉沙皇彼得一世之命出使准噶尔部后完成的出使报告，此书记载了策妄阿喇布坦统治时期准噶尔部的统治者形象、社会制度、生计物产、商业贸易、生活习俗和信仰传说等丰富内容，但以往对此书之研究多集中在其政治、军事方面。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此书在民族志视域下呈现出准噶尔部与外界通商贸易频繁、物产种类丰富、社会组织完善、宗教信仰多元等特征——当地居民既保留了传统蒙古民族的文化，又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生活形态；统治者策妄阿喇布坦不仅精于内政治理，而且了解外部局势变化，但也因过度剥削平民造成阶层分化加剧，为其政权覆亡埋下了伏笔。通过此书认识18世纪初准噶尔社会与文化之整体面貌，对我们理解中国这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准噶尔部 温科夫斯基 策妄阿喇布坦 民族志 文化遭遇

**【作者简介】** 沈雪晨，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2) 08 - 0092 - 18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原名《遣往准噶尔琿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处的炮兵大尉伊万·温科夫斯基使团及其1722—1724年的旅途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12&ZD1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族志文献关于元明时期民族交融与认同研究”（19CMZ004）的阶段性成果。

日记》，<sup>①</sup>系俄国炮兵大尉伊·温科夫斯基（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Унковский）奉罗曼诺夫王朝沙皇彼得一世之命，出使策妄阿喇布坦（Tsewang Rabtan）统治下的准噶尔部后写给政府的报告。此书由俄国著名东方学家、圣彼得堡科学院（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院士尼·维谢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еселовский）搜集整理，于1887年在圣彼得堡由基什鲍姆出版社（тип. В. Киршбаума）出版。<sup>②</sup>书中不仅记录了温科夫斯基使团的出使始末、谈判细节，而且为我们留下了18世纪初准噶尔部统治者形象、社会制度、生计物产、商业贸易、生活习俗、信仰传说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以往关于《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政治、军事层面，着力探讨温科夫斯基此次出使活动的政治意义与其背后反映的俄准关系，<sup>③</sup>并将温科夫斯基的报告作为研究策妄阿喇布坦统治前后准噶尔内部政治变迁的参考资料。<sup>④</sup>但当我们结合历史学与民族学的理论方法时，便能发现《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一书对准噶尔社会与文化的细腻观察与详细描述，乃具有极高之民族志价值——在民族志视域下，此书既有助于我们探究彼时准噶尔社会的真实情况，又可以让我们了解俄国使臣在与准噶尔人发生文化遭遇（cultural encounter）后形成的

① Унковский И. С. ,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 И. Посольство к Зюнгарскому Хун-Тайчжи Цэван Рабтану капитана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и Ивана Унковского и путевой журнал его за 1722 – 1724 годы, СПб. : тип. В. Киршбаума, 1887. 中译本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参见 Менделеев Д. И. , Соловьёв В. С. ,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в 86 т. (82 т. и 4 доп. ) . СПб. , 1890 – 1907.

③ 参见宋嗣喜：《策妄阿喇布坦与沙皇俄国——博罗库尔干出使俄国、温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与达尔扎复又出使俄国评述》，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集选集（1983）》，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6~313页；宋嗣喜：《策妄阿喇布坦与沙皇俄国——温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前后》，《民族研究》1984年第6期，第20~27页；宋嗣喜：《〈俄国政府给温科夫斯基的外交指令〉释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第74~80页；宋嗣喜：《俄国使臣温科夫斯基滞留准部纪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6期，第32~38页。

④ 参见乌云毕力格：《小人物、大舞台与大角色：罗布藏舒努和十八世纪欧亚卫拉特汗国与清朝关系》，《清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18页；张建：《再造强权——准噶尔珲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史新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1分，2015年，第53~96页；王力：《准噶尔蒙古与俄国的贸易类型及其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4期，第161~172页；蔡家艺：《罗卜藏舒努生平事迹辑探》，《西部蒙古论坛》2012年第2期，第3~9页；郭福祥：《清代中俄交往的见证——钟表》，《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第45~49、62页。

认知。<sup>①</sup> 本文将在介绍《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成书时空背景的基础上,对书中记载的民族志内容作重新整理、分类和完整呈现,并比较德国博物学家(naturalist)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所作《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等域外民族志文献和其他清人著述中的相关记载,<sup>②</sup>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策妄阿喇布坦统治时期准噶尔社会与文化的真实状况,更深入地掌握准噶尔文化的整体面貌,并在此过程中探讨俄国使臣温科夫斯基在与准噶尔人接触后对该群体的认知。<sup>③</sup>

## 一、《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之成书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成书于沙皇彼得一世励精图治、推动西化改革、奠定俄罗斯近代诸项发展基础的时代背景下。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是欧陆近世史上施行开明专制的君主的典范。他主政期间改革俄国军制与立法系统,迁都圣彼得堡,推动文化教育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1721年,俄国通过《尼斯塔特和约》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赢得了与瑞典间持续多年的北方战争的胜利。次年俄国入侵波斯,夺取里海西岸和南岸地区,随后

① 关于民族志文献的定义,参见刘正寅:《多语种民族志文献与西域民族研究》,《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第18~22页。

② 帕拉斯与温科夫斯基生活的年代虽相距50年左右,其身份和工作亦不同,但他们皆服务于俄国政府的东方战略,各自的著作也都呈现了卡尔梅克人的社会状况。前者描述的是准噶尔人,后者的调查对象则以土尔扈特人为主,二者都属卫拉特蒙古四部,文化较为接近,帕拉斯书中的记载亦印证了这点。参见 Robert C. Parker, *Contributions of Peter Pallas to Science and Exploration in Russia,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in History in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1973, Abstract; Peter S. Pallas, *Sam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über die Mongolischen Völkerschaften*, St. Petersburg: gedruckt bey der Kay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ol. 1, 1776; Vol. 2, 1801。中译本为该书第1卷,参见[德]P. S. 帕拉斯:《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邵建东、刘迎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准噶尔本系卫拉特一部,自巴图尔珙台吉(Baatur Khung-Taiji)时期崛起并建立准噶尔汗国,后逐步征服了其他部落,成为卫拉特中最强盛者,“准噶尔”遂也被用来指代所有卫拉特人。有关准噶尔部、准噶尔人的定义与历史,参见 Christopher P. Atwood,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n and the Mongol Empir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4, pp. 621 - 624;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94 - 108; Junko Miyawaki, Did a Dzungar Khanate Really Exist? *Journal of the Anglo-Mongolian Society*, Vol. 10 (1), 1987, pp. 1 - 5。

向远东地区继续扩张，占有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sup>①</sup> 在中亚和北亚，俄国最大的敌人是清朝，双方先后通过《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边界。

彼得大帝曾计划趁中亚各国汗廷政局混乱之际遣使渗透，以保护安全、维护政局稳定为由，说服那些徒有虚位的汗接受、供养俄国驻军，并逐渐将他们变成顺从于沙皇的奴仆。<sup>②</sup> 后来的历史证实，这一计划并不成功，俄国迟至19世纪中叶以后，方以强力军事行动征服了希瓦、布哈拉、浩罕等政权。<sup>③</sup> 俄国针对准噶尔部的行动即遭遇了很大困难。彼时准噶尔部正处于清、俄两股强大势力之间，在策妄阿喇布坦的统治下稳步发展，通过军事与外交策略维持自身存续、谋求生存空间。<sup>④</sup> 1715年，一支俄国军队试图深入叶尔羌，但遭到准噶尔部军队的有效回击。俄国人虽曾建立要塞并打赢部分小规模战役，但最终在准噶尔部的顽强抵抗和瘟疫影响下，被迫退守额尔齐斯河防线。自1720年起，在西伯利亚任职的俄国官员们开始尝试与准噶尔部建立友好往来关系，希望对方释放此前战争中被俘的俄国军人，并谋划通过派遣使团、提供军事协助等方式，令准噶尔部臣服于俄国。1721年7月（俄历，以下皆同），博罗库尔干等准噶尔部使者抵达西伯利亚首府托博尔斯克（Тобольск），两个月后至俄国首都圣彼得堡面见了彼得大帝，双方就议定边界、设立要塞、交换逃人、建立贸易等事务对话。1721年12月，俄国政府安排使团回访策妄阿喇布坦政权，炮兵大尉伊·温科夫斯基便接到了出使准噶尔部的指令。<sup>⑤</sup>

① 参见 Edward M. Burns and Philip L. Ralph, *World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Vol. 2, New York: Norton, 1974, pp. 630 - 633.

②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1页。

③ 参见 [法] 恰赫里亚尔·阿德尔、伊尔凡·哈比卜主编：《中亚文明史》第5卷《对照鲜明的发展：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蓝琪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8、53、62~63、85~86、96页。

④ 参见 Fred W. Bergholz, *The Partition of the Steppe: the Struggle of the Russians, Manchus, and the Zunghar Mongols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1619 - 1758: A Study in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Peter Lang, 1993, pp. 373 - 374;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57 - 258; Peter C. Perdue, *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0 (4), 1996, pp. 757 - 793; 沈雪晨：《事实与书写——雍正乾隆时期清准议和再论》，台湾《新史学》第32卷第4期，2021年，第181~240页。

⑤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1~24页；“颁发给温科夫斯基的指令”，第223~227页；“致国家外交院报告”，第230页；“关于装备温科夫斯基使团的费用情况（摘自国家外交院办事处）”，第231~243页。

温科夫斯基 1688 年生于俄国的一个军事贵族家庭，他的家族从 16 世纪中叶起便在俄国历史上崭露头角。<sup>①</sup> 史书对温科夫斯基生平的记载相当有限，他一生中最突出的事迹就是代表俄国出使准噶尔部。使团出使的大致情况如下。1722 年 2 月 25 日，温科夫斯基率领一支由军人、商人、测量学家和采矿学家组成的使团，携带巨额礼品和钱财，在博罗库尔干的带领下由莫斯科向南出发，计划在面见策妄阿喇布坦后诱使对方向俄国称臣，希望他能允许俄国在准噶尔部境内建立要塞、寻找矿藏。使团启程后经额尔齐斯河至塞米巴拉金斯克（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处的要塞，于 11 月 17 日抵达伊犁河中游策妄阿喇布坦的营帐，并在此地过冬，随后于 1723 年 3 月底至 9 月中旬与策妄阿喇布坦沿河谷漫游，至 9 月 18 日沿原路返程。1724 年 1 月 23 日，使团回到西伯利亚首府托博尔斯克，4 月 14 日抵达莫斯科。<sup>②</sup>

在俄国使团停留准噶尔部的长达 10 个月的时间里，温科夫斯基等俄国使者与策妄阿喇布坦会面共 17 次，计有正式谈话 13 次，其中涉及俄准关系和历史问题的谈判共 6 次，另有少数谈话则是策妄阿喇布坦与温科夫斯基两人间的密谈。在温科夫斯基的记录中，尽管他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和富有技巧的谈判手段，不断向策妄阿喇布坦兜售称臣于俄国的种种好处，但对方始终不为所动，从未答应向俄国称臣的要求，并严词拒绝俄国在准噶尔部境内设立要塞。<sup>③</sup> 因此温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部的行动并未实现预期目标，俄国方面希望通过遣使渗透、驻军等举措控制准噶尔部的计划落空。

回国后，温科夫斯基将沿途的记录整理成了内容详细的出使报告，原稿分别在莫斯科档案馆和私人手中存放了一个半世纪有余。1887 年，尼·维谢洛夫斯基以圣彼得堡大学教授 A. H. 维谢洛夫斯基捐献给俄国地理学会的

① 按，环球航海家谢苗·温科夫斯基（Семён Яковлевич Унковский）亦出自此家族。参见 James R. Gibson, *California through Russian Eyes, 1806 - 1848*,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13, "Excerpt from Semyon Yakovlevich Unkovsky,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1815", pp. 75 - 84.

② 参见 Унковский 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рус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XVIII в., <http://rus-travelers.ru/unkovskij-ivan-stepanovich/>, 2020 年 7 月 27 日；[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谨向国家外交院恭报”，第 1~4 页；“谨向国家外交院报告”，第 4~5 页。

③ 参见 [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45、47~49、54~58、63~68、90~96、121~125、133~138、149~160 页；宋嗣喜：《策妄阿喇布坦与沙皇俄国——温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前后》，《民族研究》1984 年第 6 期，第 20~27 页。

手稿为底本，结合莫斯科档案馆所存温科夫斯基呈交给俄国政府的报告、札记和从该档案馆调用的三份案卷，以注释的形式对档案馆文稿中的全部歧异文词作出说明，并参考了一位卡尔梅克历史语言学者的意见，对全书进行了系统性整理汇编，另加入了温科夫斯基上交政府的一幅地图和其他比较重要的一手档案，最终将全部内容收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人种学部学报》第10卷第2册出版。尼·维谢洛夫斯基还为该书作了研究性的序言，不仅说明了自身整理工作使用的方法和版本，而且评判了彼得大帝时期至19世纪末俄国的东方战略得失，并着重分析了俄准之间使者往来和谈判的结果，此系温科夫斯基使团相关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sup>①</sup>

1999年，中国学者宋嗣喜据尼·维谢洛夫斯基的整理本将此书译为中文，译者因原书名略显冗长，为醒目起见，改题名为《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该中译本将尼·维谢洛夫斯基所作注释全部译出，以“译者注”形式说明了正文中的歧异文词；另收录了原书中的地图，翻译了其中的俄文地名与注释；还附上了书中所涉人名、地名的中俄文对照的索引；原书中三封策妄阿喇布坦致彼得一世的信件，则是译者直接由托忒蒙古文译出的。<sup>②</sup> 宋嗣喜的译本不仅将这部俄文史料介绍至国内学界，而且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 二、《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的民族志记述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正文以日记体写成，书中详细记载了使团自1722年2月25日至1724年4月14日每日之行进里程、途经地点和各类见闻，这些记载中既有对准噶尔社会与文化的细致观察，也包含作

① 参见[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1~49页。维谢洛夫斯基调用的案卷分别是：1724年1月20日（公历1月31日）、1721年11月26日（公历12月7日）、1724年4月3日（公历4月14日）。

② 参见[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译后记”，第281~282页。由于篇幅原因，中译本删去了原书中收录的俄国著名东方学家阿·马·波兹德涅耶夫（Алексей Матвеевич Позднеев）所作的《论准噶尔卡尔梅克人的历史的一封信》。关于波兹德涅耶夫的生平及学术贡献，参见 Alexander S. Dybovsky, Alexey M. Pozdnev (1851 - 1920) and Russian Practical Oriental Studies, *Historical and Social-educational Ideas*, Vol. 10 (2), 2018, pp. 83 - 105.

者与当地统治者和底层民众间的生动对话。尽管温科夫斯基使团的政治目标未能达成,但上述记录却十足珍贵,它们不仅为当时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地理学家、博物学家带来了关于中国西北等地区的全新信息,<sup>①</sup>还为我们今天研究18世纪初准噶尔人的社会与文化提供了得自亲历见闻、实地考察的一手材料。本节兹将零散杂乱分布于书中各处的、有关准噶尔部的民族志记述重新整理,以较接近当代民族志写作的分类方法,将这些内容分为统治者形象、社会制度、生计物产、商业贸易、生活习俗、信仰传说等六个类别,并比较帕拉斯《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福赛斯(T. D. Forsyth)《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阿克敦(akdun)出使准噶尔部奏议、七十一(nimaca hala)《西域闻见录》、图里琛(tulišen)《异域录》以及清朝档案、官书等材料中的记载,探讨策妄阿喇布坦统治时期准噶尔社会与文化的真实状况,呈现《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中相关记述的民族志价值。

### (一) 统治者形象

温科夫斯基在停留准噶尔部的10个月内,与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进行了密切谈话,并曾共同旅行。温科夫斯基的报告中留下了对策妄阿喇布坦的生动描述,使后者以鲜活的个体形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准噶尔部统治者形象的认知,并展现了二人在接触过程中发生的文化遭遇。

1722年11月16日,温科夫斯基在到达策妄阿喇布坦营帐的前一天就被前来接待的准使告知:“中国汗和其他汗派使臣来觐见琿台吉,琿台吉按照自己习惯,头戴帽子坐在那里,不亲自从使臣手里接受国书,而是由他的一位近臣接受。这位近臣总是给他端喝的,把装上烟草的烟袋点燃后递给他。”尽管温科夫斯基一再坚持策妄阿喇布坦应亲自站立、脱帽接受沙皇亲手签署并加盖御玺的国书,如同土尔扈特部的阿玉奇汗(Öyoki)那样,但还是遭到了准使的拒绝。<sup>②</sup>清朝使者阿克敦也记载了类似情形。1734年,阿克敦在面见噶尔丹策零(Galdan Tseren)时,试图亲自递交清朝国书,但遭到拒绝,而由噶尔丹策零身边的一位近臣转递。<sup>③</sup>随后,温科夫斯基又获知在面

① 参见 Унковский 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рус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XVIII в., March 29, 2013, <http://rus-travelers.ru/unkovskij-ivan-stepanovich/>, 2020年7月27日。

② 参见 [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③ 参见阿克敦:《初次使准噶尔奏》《再使准噶尔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72~590页。

见策妄阿喇布坦前，必须“除掉刀子，不得携带任何武器”；在进入汗的牙帐前，应自己掀开门帘，若让别人代掀，则会让准噶尔人感到极大不快。这让温科夫斯基颇为恼怒，因为在俄国，“如果服役官员，尤其是官长，不佩带长剑行走被视为是耻辱，而且是违背皇帝陛下的规定，因为在皇帝陛下宫廷官长和士兵均照例佩带长剑”。<sup>①</sup>但在准噶尔人的再三要求下，他只得妥协。<sup>②</sup>这些记载令策妄阿喇布坦在尚未出场时便已显示出对俄态度强硬、毫不退让的形象，甚至透露出准噶尔人对俄国方面信息的掌握——他们富有针对性地指出双方在礼节上的差异之处，以此大做文章，令俄国人在会面和谈判开始前就不得不按照当地的规矩办事。

在《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中，策妄阿喇布坦接见温科夫斯基的场面如下：“这座接见大厅由格栅（他们称格栅为捷尔马）造成，人字房架，上面覆盖着毡子，呈圆形，类似干草垛，直径约六俄丈。在场的有许多卡尔梅克人官长和其他显贵人物，还有为数不少的布哈拉伯克和布哈拉其他贵族，全体人员都戴着帽子。”<sup>③</sup>这段记载除了详细描述了会面场景，还表明准噶尔统治集团中存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伯克。根据温科夫斯基下文对策妄阿喇布坦统治下的不同族群的记述，可以得知此处提到的布哈拉人主要是指南疆地区定居在城市中的回部居民，即今天的维吾尔族，而非真正来自布哈拉的穆斯林。<sup>④</sup>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同时也在准噶尔部的境内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sup>⑤</sup>并与其他族群共同呈现出策妄阿喇布坦统治下多元族群共存发展、交往交融的局面。

随后，俄国使者被招待以瓷碗装的茶和阿拉克酒，以及两大木盘白面饼。温科夫斯基喝了茶、尝了酒，但没有吃饼。在会面过程中，策妄阿喇布

① [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② 参见[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③ [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④ 对策妄阿喇布坦统治下的不同族群，温科夫斯基有如下记述：“琿台吉治下有不同的民族：他的名叫准噶尔（或左翼）的本民族、吉尔吉斯人、乌梁海人、帖良古惕人、明加特人、卡尤特人、和硕特人、叶尔羌布哈拉人（指住在城里者，其头面人物在他琿台吉身边游牧）、在图斯库勒湖附近游牧的布鲁特人、既向皇帝陛下又向琿台吉缴纳实物税的巴拉宾人。”见[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⑤ 参见[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7、54页。

坦从未对俄国使者赠送的礼品表示任何感谢。会面结束后，准噶尔贵族质疑温科夫斯基没有吃饼，也没喝完酒，认为此举使人不快。<sup>①</sup>令人意外的是，策妄阿喇布坦在20天后与温科夫斯基的对谈中，仍提及俄使未曾吃饼一事；在次年9月的谈话中，策妄阿喇布坦还提及为何要坐着并戴着帽子接待俄使的原因，表示准噶尔人在此事上的习俗与俄国人刚好相反。<sup>②</sup>以上内容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和误解，并体现出策妄阿喇布坦对会谈礼节的高度重视——是否吃饼、脱帽本是不同文化间的习俗差异，在这里却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内涵，令人不免联想到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时双方就单膝或双膝下跪一事发生的礼仪争端，体现出觐礼在外交交涉中扮演之重要角色。<sup>③</sup>

在与温科夫斯基的谈话过程中，策妄阿喇布坦流露出对俄国情况的强烈好奇，并显示了他对当时世界局势和文化发展的丰富了解。他十分关心俄国人基督教信仰中的一神论问题，希望能了解俄国在宗教治理、皇帝名称、统治方式、书写习惯、节日庆典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俄国此前与瑞典、土耳其发生战争的详情，并询问了他们对中国和土耳其孰强孰弱的看法。他还希望了解俄国的茶叶贸易路线、俄国船只在海上的航线范围、俄国人在外交礼节中的诸多细节。令人颇感惊讶的是，策妄阿喇布坦甚至知道西方航海家已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十分关心这片土地的情况。<sup>④</sup>这些描述与清朝史料中准噶尔部“数世梗化”“狙诈相延”“世而为贼”等记载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sup>⑤</sup>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准噶尔部一代雄主策妄阿喇布坦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从侧面印证了他能够凭借一己之力重振准噶尔确系才干过人、眼光长远。<sup>⑥</sup>

①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5页。

②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8、159~160页。

③ 参见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1分，2007年，第35~106页。

④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48、54~56、63~68、157~160页。

⑤ 参见《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拓片编号：各6147；《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拓片编号：各6148。

⑥ 参见张建：《再造强权——准噶尔珲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崛起史新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1分，2015年，第53~96页。

## （二）社会制度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对准噶尔部采行之政治、法律、军事等不同方面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描述，<sup>①</sup>勾勒出准噶尔社会在组织形态上的基本架构。

政治制度方面，温科夫斯基在回溯准噶尔部政治发展变化的历史后，指出全体卡尔梅克人受到统一政权接管始于博硕克图汗噶尔丹（Choros Erdeniin Galdan）统治时期，策妄阿喇布坦在继承噶尔丹权力的基础上，以恩威并施之举强化了自身统治。“人民对他琿台吉十分敬重，听他吩咐”；策妄阿喇布坦之下的头等长官叫宰桑，“凡大事，不经宰桑商议，琿台吉从不处理，有些事情还召集卡尔梅克贵族中的其他头领前来商议”；当时宰桑中“最大者名叫策凌敦多布”，“他是琿台吉的堂弟”。法律制度方面，准噶尔人的法庭称“扎尔加”，“法庭上有10名或10多名宰桑开会审判，不用书面判决，而是口头判决。如果因重大案件要判处犯人死刑，有些犯人要跪在那里被鞭子抽死；有些犯人的手脚被绑到马尾巴上，让马奔跑，把这些人的手脚拽断，然而这种刑法很少施行”。<sup>②</sup>类似记载也出现在1873年出使新疆的英国官员福赛斯提交给英印政府的报告中，当时居住在喀喇沙尔（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带）的土尔扈特人仍保留用马将犯人拖拽处决的方式，<sup>③</sup>显示出这种刑罚在西蒙古人中的悠久历史。军事制度方面，温科夫斯基考察后指出，策妄阿喇布坦的精锐部队有近六万人，“需要时可集结起近十万人，全是骑兵。他们的武器是弓箭、长7又1/2俄尺的梭镖，有许多火绳枪，只是全带火绒，也有马刀；自造火药”。<sup>④</sup>若此种军力记载属实，则准噶尔人早在18世纪初的军事力量便已超过19世纪中后期的阿古柏入侵政权。<sup>⑤</sup>

①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211页。

②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209页。

③ 参见 Thomas D. Forsyth,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 Under Command of Sir T. D. Forsyth, K. C. S. I., C. B., Bengal Civil Service, With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ossessions of the Ameer of Yarkund*, Calcutta: Foreign Department Press, 1875, p. 48.

④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⑤ 参见 Thomas D. Forsyth,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 Under Command of Sir T. D. Forsyth, K. C. S. I., C. B., Bengal Civil Service, With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ossessions of the Ameer of Yarkund*, Calcutta: Foreign Department Press, 1875, pp. 13 - 15.

当我们将准噶尔部上述三方面的制度，同德国博物学家帕拉斯在《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中所载18世纪中叶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的情况进行对比时，则会发现两者在珲台吉的权力、法庭的判决形式、军队的组织形态上基本相同。尽管帕拉斯记载中的土尔扈特部珲台吉更为独裁，宰桑议政往往流于形式，他们几乎是珲台吉的“走狗”——可见18世纪初叶准噶尔部政治制度中的贵族议事会仍保留一定程度的决定权，珲台吉的权力相对有限，<sup>①</sup>但就总体而言，上述共性仍显示出同为卡尔梅克人的准噶尔部与土尔扈特部在社会制度上大体相仿，仅存在微小差异。无怪乎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会在1714年会见清朝使者图里琛时说：“我虽系外夷，然衣帽服色略与中国同，其鄂罗斯国乃衣冠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sup>②</sup>这些记录充分展示了准噶尔人、土尔扈特人文化中的中国色彩，印证了他们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成员的基本史实。

### （三）生计物产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对准噶尔部人口的主要生计方式和物产种类有详细的记述。此外，温科夫斯基还注意到准噶尔不同阶层的人群生活水平差距极大，为我们记录下准噶尔底层人民的真实处境。

在粮食、蔬菜和水果方面，温科夫斯基记载道：“在此之前三十年左右，他们很少有粮食，因为不会耕种。现在他们的耕地日益增多，不仅臣服的布哈拉人在种庄稼，而且不少卡尔梅克人也在种地，因为珲台吉下达了这方面的命令。他们出产的粮食有：上等小麦、黍、大麦、大米。他们的土地盐分很大，生长的蔬菜极其良好，有大红香瓜、绿香瓜和白香瓜以及上等西瓜、无花果、杏干（或杏）、白葡萄和红葡萄、沙枣，李子、苹果、梨、格拉纳尔果。在叶尔羌和珲台吉领地的其他城镇，这些蔬菜生长得更好。”在牲畜和野生动物方面，他写道：“牲畜也相当多，有马、骆驼、奶牛、大绵羊、山羊，也有些驴。在野兽中他们猎捕海狸、雪豹、猞猁、狐狸，只是狐皮质量很差，沙狐；而在坎卡拉盖，为珲台吉收集一定数量的貂，但貂皮质量很次。山中和河畔盛产马鹿、驼鹿、鹿、山羊、公绵羊（又称阿尔加），野猪很多；还猎捕禽鸟，有大雕、鹰、隼。还有灵猩和猎犬。”<sup>③</sup>

① 参见〔德〕P. S. 帕拉斯：《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邵建东、刘迎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221页。

② 图里琛著，庄吉发校注：《满汉异域录校注》，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149页。

③ 〔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210页。

以上记载显示，策妄阿喇布坦时期的准噶尔部居民在农业生产方面已具备一定经验，可以出产种类丰富的农产品，其中瓜果蔬菜的质量尤佳。自巴图尔珲台吉以来，准噶尔部将掳掠而来的南疆及中亚战俘安置在汗的牙帐附近从事农业生产。该屯田措施被噶尔丹沿用，至策妄阿喇布坦时期则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额尔齐斯、伊犁、乌鲁木齐设置了农产区，种植小麦、糜黍等作物，形成了“且屯且牧”的农牧业并行状态。<sup>①</sup> 由于游牧经济的发展需要农耕经济的补充，策妄阿喇布坦时期的准噶尔部在谋求与中原农耕区保持正常、良好经济交流的同时，也不愿意放弃对天山南路农产品的掠夺。<sup>②</sup> 这在温科夫斯基的记录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并与清人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清朝官修志书《西域图志》中对当地出产的粮食、蔬菜、瓜果之种类及其地理分布、环境优势等相关记录相吻合，<sup>③</sup> 呈现出温带大陆性气候下的农业特征。温科夫斯基笔下的准噶尔人与帕拉斯书中所载土尔扈特人在畜牧业方面的特点较为接近，但在农业方面则存在显著区别。土尔扈特人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多食用野菜、野果以维持身体所需营养素，并且相较准噶尔人更依赖奶制品和肉类。<sup>④</sup>

在温科夫斯基的记载中，不同阶层的准噶尔人生活水平差距极大。贵族阶层的物资供应充足、种类丰富。俄国使者常得到准噶尔部宰桑的物资馈赠，包含煮肉、食粮、浆果和酒；<sup>⑤</sup> 布哈拉商人则为了与俄使交换玻璃人像，带来了4瓶叶尔羌酒、葡萄干、杏干和大个核桃。<sup>⑥</sup> 这些上层人物也见过机械钟表等贵重物品，甚至声称准噶尔部也有能力制造钟表（当然也承认与英国表的水平有差距）。他们还将1块天蓝石和5块红宝石借给温科夫斯基欣赏，每块重3佐洛特尼克（约合12.78克），品质纯净，有些还使用过

① 参见蔡家艺：《策妄阿喇布坦功过评述》，《西北边疆民族史地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153页。

② 参见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③ 参见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宽政十二年刻本，卷1，第3页a；卷2，第2页b、第6页a至第7页b、第16页a至第17页b；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43《土产·准噶尔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0~552页。

④ 参见〔德〕P.S.帕拉斯：《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邵建东、刘迎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38页。

⑤ 参见〔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0、89页。

⑥ 参见〔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穿眼技术,<sup>①</sup>显示出准噶尔部工匠在挑选和打磨宝石方面的精湛工艺。在策妄阿喇布坦回赠给西伯利亚总督的礼物中,有“貂皮100张,质地良好的蓝色丝绸100块,中国产黄色锦缎1匹”。<sup>②</sup>这说明准噶尔人通过制造与贸易等多种方式,已经可以得到各类高级手工业产品。

然而,准噶尔底层人民却过着物资匮乏、朝不保夕的生活。使团在返回俄国途中曾遇到一位贫苦的准噶尔妇女,他们用酒款待了她,并赠送给她礼物,同时打听了她的生活状况。这位妇女说,她的家庭境况很不好,她丈夫本拥有数量众多的牲口和家什,还有8名仆役,可如今年老多病,不能服役,又没有子女;现在这8名仆役已经全被征去服役,连同她家的牲口和家什也被带走;准噶尔部每年都会从各兀鲁思集中起300多名女人送到珲台吉处,让她们自费缝制铠甲和衣服,送往军中使用,同样被军队征用的还有好马和各类牲畜;他们现在极为贫困,但所有人都得到命令:“不许同俄国人谈论什么事情,违者要处以死刑。”在温科夫斯基的记载中,这位妇女在谈话时一直处于焦虑之中,并说:“我们总是等着被抓走,送到别的国家去。”<sup>③</sup>传统的历史叙述往往突出准噶尔部在军事方面的强悍,特别是对清朝、俄国构成的威胁,但温科夫斯基的这段记载却反映出其底层人民的生活境况,让我们了解到准噶尔部的军事强权乃建立于对广大群众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sup>④</sup>

实际上,早在康熙时期,归降清朝的准噶尔人已大多处于“穷困已极”的状态,甚至有“无衣服铺盖”者,以至于需要清朝“完其夫妇,给以衣食”。<sup>⑤</sup>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导致准噶尔底层人口的大量流失,日积月累造成准噶尔部势力削弱,成为其覆亡之隐患。至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陷入内

① 参见[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1页。按,据宋嗣喜译注,1佐洛特尼克约合4.26克。

② [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③ 参见[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164页。

④ 兹拉特金指出,准噶尔汗国人民群众的处境极端困难。阿拉特(指主要生产者阶级)受其领主的剥削,被束缚在领主们的土地上,丧失了种种权利,被迫为封建主及其国家的利益完成许许多多的劳役,他们当时看不到摆脱自己苦难处境的出路。参见[苏]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马曼丽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315、323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204,康熙四十年五月甲子,《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5页上栏;《清圣祖实录》卷174,康熙三十五年六月丁未,《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83页上栏;《清圣祖实录》卷177,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丙午,《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07页下栏。相关研究可参见黄一农:《曹雪芹的家族印记》,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27页。

乱，人民饱受饥荒与瘟疫之苦，最终大量降清。<sup>①</sup> 准噶尔部逃入进入清朝势力范围内，使清朝方面得以了解准噶尔部的内部状况，进而对乾隆帝 1755 年的出兵平准决策产生影响。温科夫斯基此处流露出对底层人民的独特关注，背后亦有俄国知识精英内部长期存在的平民主义思想<sup>②</sup>之影响——当持有此种观点的俄国精英遭遇境况不佳的准噶尔妇女时，便有了上述这段鲜活的记载，成为经由跨文化遭遇而形成的记录准噶尔底层社会状况的珍贵史料。

#### （四）商业贸易

在商业贸易方面，温科夫斯基记录了与卡尔梅克和布哈拉商人的多次谈话，并询问了俄国商人前来贸易是否需要上税等问题。<sup>③</sup> 在和谈的过程中，准噶尔部使者还试图与俄国使团达成交易，希望温科夫斯基能准许他们同俄国商人做买卖，随后得到了默许。<sup>④</sup> 温科夫斯基记载：“（准噶尔人）在北方同俄国在西伯利亚做买卖，在东方没有战争时同中国人做买卖，在南方同唐古特人做买卖。许多商人还前往印度和大布哈拉。”<sup>⑤</sup> 这反映出准噶尔人拥有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其线路连接天山南北两路、东西两端，促成了各聚落、城镇间频繁的经济往来。<sup>⑥</sup>

温科夫斯基记载，从俄国运到准噶尔部的货物有：各种颜色的呢子、海龙皮、水獭皮、红黑二色油性软革、玄狐皮、勒拿红狐皮、针、剪刀、镜子等。从准噶尔部运到俄国的货物则有：叶尔羌和其他城镇用本地出产的棉花织成的印花布、粗布、台布、乔夫达尔布、粗平纹布、次等薄纱，用叶尔羌

① 参见吴元丰、厉声主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汉译汇编》第 8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0~72、174~178 页；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7~238 页。

② 有关俄国知识分子平民主义思想发展变迁的研究，参见马龙闪：《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③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6 页。

④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2 页。

⑤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0 页。

⑥ 参见蔡家艺：《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3~91 页。按，刘迎胜指出，绿洲地区的产出因不足以完全自给自足，许多生活必需品依赖于交换所得，因此内陆亚洲的绿洲居民自古以来便有经商的习惯，他们一直扮演着东、西方之间沟通者的角色。欧亚草原的游牧民与相邻的沙漠绿洲居民之间也有天然的依存与对立关系，他们在平时时期通过贸易交换产品，在战争时期则通过武力取得对方的财物，并都把取得的货物通过自己的运销渠道交换给其他民族。参见刘迎胜：《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14 页。

产的丝织的长条台布、头纱、头巾。准噶尔人还向俄国出口少量海龙皮、雪豹皮、猞猁皮、沙狐皮、次等狐皮，以及一部分坎卡拉盖貂皮。当时的准噶尔人不仅有制造皮革、呢子和纸张的能力，而且可以自己制造武器，其境内铁矿资源丰富，他们用铁制造铠甲和内河货船。<sup>①</sup>这段记载显示，虽然准噶尔部在与俄国人的贸易过程中主要出口手工业品及兽皮、棉布等初级加工货物，而俄国人则向准噶尔部输入各类工业成品，但彼时准噶尔部自身的工业品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并已拥有独立生产武器、铠甲、货船等产品的能力。

帕拉斯曾指出，土尔扈特人无法通过与中国的贸易获得足够的茶叶，令当地茶叶价格昂贵，常常缺货，人们视喝茶为一种奢侈享受。<sup>②</sup>在温科夫斯基的记载中，策妄阿喇布坦便非常关心俄国人是否喝茶、如何获得茶叶等问题，并打听了俄国人由海路从东印度、由陆路从中国运输茶叶的情况。<sup>③</sup>这很可能与彼时清朝两度出兵征讨策妄阿喇布坦，并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由皇十四子胤禵率军取得重大胜利，造成准噶尔部难以从清朝方面获取茶叶，以致出现茶叶资源短缺有关。可见准噶尔部在茶叶方面高度依赖与内地的贸易，此亦其与中原地区存在密切联系之反映。

### （五）生活习俗

温科夫斯基详细记述了准噶尔人的宴会和摔跤活动，生动描绘了准噶尔人日常生活中的习俗。温科夫斯基记载，准噶尔人把新年“第一个月的开端称为察罕萨拉（或称白月）”，首领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参加者近300人，包含所有宰桑和卡尔梅克贵族。此宴会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举行，中间生着一座铁制火炉，里面烧着木柴；对着门的墙前面设一道座席，铺着厚毡，上有圆垫，珙台吉坐在圆垫上，他年幼的子女站在前面，左侧是两位妻子，右侧是一位年长的喇嘛和八位宰桑，温科夫斯基的座位则斜对着宰桑；大批准噶尔贵族身着最好的衣服出席；乐手们一边演奏各种乐器，一边低声唱着歌，音乐声音不太和谐；宾客们则喝茶、酒，享用着各种食物。<sup>④</sup>温科夫斯基

①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211页。

② 参见 [德] P. S. 帕拉斯：《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邵建东、刘迎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77~178页。

③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④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上述有关准噶尔人宴会室内空间和音乐特征的记载，与帕拉斯笔下土尔扈特人的情况基本一致，参见 [德] P. S. 帕拉斯：《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邵建东、刘迎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6、152页。

基十分注意此次宴会的坐席安排次序，因为从中能够体现出该集会活动蕴含的政治秩序。

温科夫斯基停留在准噶尔部期间，还曾受邀观看了当地的摔跤活动。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和其他重要宰桑尽皆出席，他们依次序坐好，并为各自支持的摔跤手下赌金；摔跤手赤身露体，只穿裤子，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很高的地方，在迎面走到相距4俄丈远时，举起双手、斜起双眼以使自己显得吓人；他们交手时稍稍弯下身子，抓住对方裤子，猛力扭打对方，并有专人监视以免造成伤害；胜者需把对方脸朝天摔倒并使对方肩胛部着地，因此有时比赛会持续一小时以上；若对胜负存在争议，则由专门的宰桑负责裁判；胜者阵营会在摔跤手取得胜利时站起来，三次挥帽跳跃并高声喊叫着称赞选手。<sup>①</sup> 以上记载完整呈现了准噶尔人摔跤活动的方方面面，其中如比赛过程的持续时间、摔跤手取胜的判定方式、裁判发挥的作用等特点，与帕拉斯记载之土尔扈特人摔跤活动基本一致，只是前者系贵族娱乐，更富观赏性，重仪式感和规则，而且有赌金；后者则为平民间的日常娱乐，并无赌金方面的记载。<sup>②</sup> 温科夫斯基在观赏摔跤活动后更将之与准噶尔人的战斗精神关联在一起，认为该活动具有从小培养人们勇气的效果。<sup>③</sup>

#### （六）信仰传说

温科夫斯基还记述了准噶尔人信仰的黄教的法事活动及民间的神话传说。温科夫斯基注意到，每年新年之前，准噶尔人都会根据教规和惯例举行喇嘛主持的法事活动，并受到准噶尔军事仪仗队的保护。他们在野地里搭设一座大帐篷，前面修了一个圆场，就地安上台阶，有些喇嘛在这个圆场上跳舞，有些则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高举大旗、手持锣鼓，在身披铠甲的骑、步兵伴随下，从西面向帐篷走来。队列围绕帐篷走了一圈后，停下祈祷。随后，喇嘛们开始持续不断的跳舞活动，并从帐篷里进进出出。活动期间，老喇嘛会点燃火堆，士兵们则用火绳枪向东方射击，其他人向外抛石头，策妄阿喇布坦和他的家人及诸宰桑也都参与其中，最后人们尽情食用茶水、肉类、面食和羊汤。在温科夫斯基的理解中，这一耗时漫长、成员众多、规模

①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8 ~ 109 页。

② 参见 [德] P. S. 帕拉斯：《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邵建东、刘迎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9 页。

③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9 ~ 110 页。

宏大的法事活动是为了回忆往事和祝福新年。<sup>①</sup>除此之外，温科夫斯基还记录了一次黄教拜神仪式，对该仪式中神像的大小、形制、装饰、摆放位置以及仪式过程都有细致观察。在这场仪式中，准噶尔部宰桑希望温科夫斯基也能向神像鞠躬行礼，但遭到温科夫斯基的拒绝——在向策妄阿喇布坦表达祝福后，他便退出了这场活动，显示出身为基督教国家使臣的温科夫斯基对此类偶像崇拜行为的抵触。<sup>②</sup>

1722年10月20日，使团在距额尔齐斯河100俄里的戈尔马—托洛戈伊附近遇到了一座“大石头山丘”，“周围大约有一千俄丈，高约一百俄丈”，坐落在群山之间的草原上。温科夫斯基记录下了准噶尔人关于这座山丘的传说：“古时候有一位叫萨普塔尔泰的壮士，同他的儿子一起用木担架把这座托洛戈伊从哈玛尔达坂（我们在草原上行进5天到达该达坂，而这座托洛戈伊在3天头上便可见到）抬往额尔齐斯河，想用这座托洛戈伊把河填满并跨到中国方面去。他在此处停下过夜，命令儿子当夜不许接触妻子（当时妻子似乎也在场）。然而他儿子当夜同妻子睡在一起，因此第二天早晨便抬不动这座托洛戈伊了。萨普塔尔泰得知他儿子同妻子睡在一起之后，便杀死了儿子和儿媳妇。这样，这座托洛戈伊（或者叫脑袋）便留在原地。之所以叫托洛戈伊，是因为他杀死儿子，似乎把脑袋放在这里的缘故。”<sup>③</sup>这则传说反映出当地人对古老英雄的崇拜，将“大石头山丘”作为信奉对象，也体现了准噶尔人于黄教之外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有自然神信仰。此外，温科夫斯基使团还曾造访特梅尔汗（即秃黑鲁帖木儿汗）的陵墓，并记载了这位古代君王率众皈依伊斯兰教的故事，<sup>④</sup>显示了伊斯兰教在当地的广泛影响力。

① 参见〔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6页。

② 参见〔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③ 〔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5页。

④ 参见〔俄〕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212~213页。按，秃黑鲁帖木儿（Tughluq Temür）又作脱忽鲁帖木儿，是东察合台汗国的第一个汗，其皈依伊斯兰教的事迹亦见于《拉希德史》。参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460页。

### 三、结语

本文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视角，从民族志角度重新考察《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一书，在探讨其成书背景的基础上，将书中的民族志内容重新整理、分类，并通过比较其他史料中的记载，分析此书记述内容的价值与作者形成的认识。温科夫斯基奉彼得大帝之命出使准噶尔部，虽未能实现俄国渗透、控制准噶尔部的政治企图，却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策妄阿喇布坦时期准噶尔社会与文化的一手资料。该书的记载显示，18世纪初的准噶尔部与清朝、俄国和中亚各政权皆有密切联系，它们之间遣使通商活动频繁，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同时准噶尔内部物产种类丰富，民族杂居共存，宗教信仰多元。准噶尔人既在文化上保留了诸多传统蒙古民族之特征，如黄教信仰、贵族议政制度、骑兵军事编制以及各项生活习俗，也存在适应于当地条件之变化，如形成农牧结合、工农并存的产业布局，拥有自己的法典和审判制度，定期举办庆典宴会、黄教法事和摔跤比赛等。

温科夫斯基对策妄阿喇布坦形象的刻画是我们今天认识这位准噶尔部杰出统治者的重要信息来源。在与温科夫斯基的对话中，策妄阿喇布坦表现出对世界最新局势的了解和对新鲜事物的探索热情。策妄阿喇布坦对内实行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对外则通过军事与谈判相结合的方式，斡旋于不同强权之间，维系自身存续。但他的统治也存在对平民过度压迫和剥削的问题，致使人民生活困苦、阶层分化严重，为准噶尔部后来的动乱和灭亡埋下了伏笔。尽管温科夫斯基在与准噶尔人的接触过程中一度认为他们从小就养成了好撒谎、好骗人、好偷盗、好推脱责任等不良习惯，<sup>①</sup> 带有很大的偏见，但他对文化遭遇过程中接触到的新奇事物却始终保持着好奇心，并以平实、客观的笔触记录了沿途的见闻与感受。这使得《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策妄阿喇布坦统治时期准噶尔社会与文化的整体面貌，也令此书具有珍贵的民族志价值。

(责任编辑：张梦晗)

<sup>①</sup> 参见 [俄] 伊·温科夫斯基著，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宋嗣喜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1、209 页。